

度有涯



王鼎鈞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城外篇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域外篇

—— 陸地

讀鼎公日記

《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四書，分別是王鼎鈞「少年時代」、「流亡學生時代」、「國共內戰」、「在台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東西南北四個人生面向。王鼎鈞從山東少年時代一路回憶，

遙想自己的往昔歲月——鼎公說：「現代中國，有個名詞叫流亡學生，它前後有三個梯次：

第一梯次，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青年入關。

第二梯次，七七抗戰開始，沿海各省青年內遷。

第三梯次，內戰期間，各地青年外逃。

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那時流亡是一種潮流，流亡的青年千萬百萬，流亡很苦，很孤獨，有時也壯烈，危險。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離開家鄉……，那年是民國三十一年，我十七歲。」

從十七到三十六歲，鼎公過的是「忘其身以及其親」的歲月，

這一階段他全寫在《怒目少年》和《關山奪路》兩書。三十七至五十一歲，

鼎公寫了《文學江湖》；五十二歲離開台灣到了美國，至今已三十六年。三十六年中，

鼎公早期寫過《海水天涯中國人》和《看不透的城市》，

卻在「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中卡合「美國時期」一個位置。

如今有了這「四部曲」有了餘唱，增加了整體性的結構，

對讀者而言

吾友覃雲生

從小到老，

寫日記要有

但只要曾經

重讀自己的

人頭健忘，

在寫自己的

爲什麼要特

到他數月前

而這些又全

何況，讀完《度有涯日記》，像一條龍，連接起來了「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魂魄來兮，中國人啊！

，打不開記憶，人必定還在夢裡」。

，可又有誰一年到頭，能天天寫下自己的日記？

，能年頭寫到年尾的人，更是稀少。

到珍惜，

我們感覺彷彿多活了一次。

起開始寫日記吧！

。讀日記，讓我們的人生視野更加遼闊。

路讀鼎公的書，從爾雅三十七年前的創業之作《開放的人生》，

，哪一本書，不讀得忘其忘離，

實，精神也無形飽滿。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王鼎鈞著

度有涯日記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域外篇

爾雅題字：王北岳 爾雅篆印：張慕漁

有版權·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繁花似錦設計工作室

度有涯日記——「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域外篇（爾雅叢書之580）

作者：王鼎鈞

校對：陳美桂·隱地·彭碧君

發行人：柯青華

出版·發行：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

臺北市中正區一〇〇八二

廈門街一三巷三十三之一號一樓

電話：二二六五〇三六 傳真：二二六五七〇四七

郵政劃撥：〇一〇四九二五一

網址：<http://elitbooks.so-buy.com>

E-mail: elite113@ms12.hinet.net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北辰著作權事務所）

臺北市潮州街一六號六樓

印刷者：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新民街八十三號

二〇一二年（民國一〇一）年九月二十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

定價 390 元（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

ISBN 978-957-639-549-9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域外篇

——讀鼎公日記

隱地

《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四書，分別是王鼎鈞「少年時代」、「流亡學生時代」、「國共內戰」、「在臺灣」三十年來的人性鍛鍊」，東西南北四個人生面向。王鼎鈞從山東少年時代一路回憶，遙想自己的往昔歲月——鼎公說：「現代中國，有個名詞叫流亡學生，它前後有三個梯次：

第一梯次，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青年入關。

第二梯次，七七抗戰開始，沿海各省青年內遷。

第三梯次，內戰期間，各地青年外逃。

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那時流亡是一種潮

流，流亡的青年千萬百萬，流亡很苦，很孤獨，有時也壯烈，危險。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離開家鄉……，那年是民國三十一年，我十七歲。」

從十七到三十六歲，鼎公過的是「忘其身以及其親」的歲月，這一階段他全寫在《怒目少年》和《關山奪路》兩書。三十七至五十一歲，鼎公寫了《文學江湖》；五十二歲離開台灣到了美國，至今已三十六年。三十六年中，鼎公早期寫過《海水天涯中國人》和《看不透的城市》，卻在「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中未給「美國時期」一個位置，如今有了這部《度有涯日記》，「回憶錄四部曲」有了餘唱，增加了整體性的結構，對讀者而言，讀後也有了更完整的感受。

吾友覃雲生說：「日記是開啟記憶的鑰匙，打不開記憶，人必定還在夢裡」。

從小到老，誰沒有寫過日記？買了日記本，可又有誰一年到頭，能天天寫下自己的日記？

寫日記要有恆心。世間真有恆心之人不多，能年頭寫到年尾的人，更是稀少。

但只要曾經寫過日記，都對留下的日記感到珍惜，重讀自己的日記，讓人享受回憶，回憶讓我們感覺彷彿多活了一次。

人頗健忘，想記住自己的過去，就從今日起開始寫日記吧！

在寫自己的日記前，更應該讀別人的日記。讀日記，讓我們的人生視野更加遼闊。

為什麼要特別讀鼎公的日記？因為我們一路讀鼎公的書，從爾雅三十七年前的創業之作《開放的人生》，到他數月前出版的新書《桃花流水杳然去》，哪一本書，不讀得忘食忘睡，而這些又全都是有機書，讀後心靈獲得充實，精神也無形飽滿。

何況，讀完《度有涯日記》，像一條龍，連接起來了「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魂魄來兮，中國人啊！

度有涯日記

王鼎鈞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域外篇

——讀鼎公日記

隱地

海角也有四月天

一九九六年四月紐約日記

九

當花信風吹過

一九九六年五月紐約日記

四一

向漩渦中心尋寧靜

一九九六年六月紐約日記

六九

往事如煙，煙已成風景

一九九六年七月紐約日記

九九

水流過，星月留下

一九九六年八月紐約日記

一三一

我非魚，子非我

一六一

一九九六年九月紐約日記

飛絮一樣的慾望

一九一

一九九六年十月紐約日記

孔雀的百衲衣

二一九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紐約日記

擊鼓傳花，快樂的恐懼

二四九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紐約日記

琴聲歇，蝸牛行過

二七九

一九九七年一月紐約日記

理還亂，欲斷還連

三一—

一九九七年二月紐約日記

尋金記：山中多白雲

三四—

一九九七年三月紐約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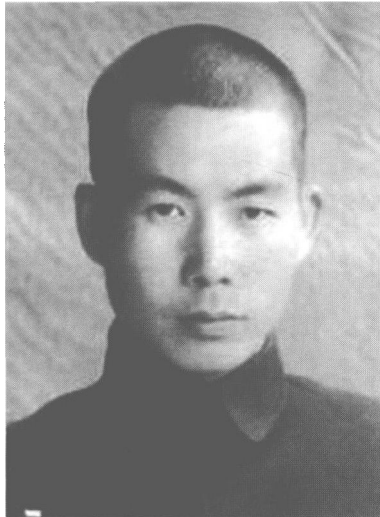
海角也有四月天

一九九六年四月紐約日記



1946 年

手中現有時間最早的一張照片
抗戰勝利，1946，瀋陽市
日本僑民還沒遣送完畢呢
一種立等可取的照相服務
馬路邊用帆布圍成小小的攝影棚
比我們站崗的崗亭大不了多少
人進去，出來，就拿到照片
老同學葛振西手中有一張
一直保存到六十年代台北重逢
看照片那時是個胖子
年輕輕的，頭髮已經很稀了
舊式軍服，領子上還有風紀鈕
眉頭皺著，壓力很大
一言難盡



1950 年

中國廣播公司職員證上貼的照片
憑証出入公司，閒人免進
這該是來到台北拍的第一張照片
身分證上貼的也是這一張
辦公地點在台北市新公園一角
後來改名二二八公園
林木青翠，鳥語花香，心滿意足
職業安定，人也有點文質彬彬了
美麗的女同事很多
人在年輕的時候都好看
可惜沒心情談戀愛

一日（星期二，微雨）

經過市場，見一小販擺攤賣日記簿，忽然想到光陰，隨手買了三本，打算寫三年日記。希望上天再給我三年時間，讓我寫完回憶錄。

讀到政論家南方朔引法國浪漫主義畫家德拉克諾克的話：「保留自己感覺和情感的歷史，等於活了兩次，過去將會追回，而未來也潛藏其中。」善哉！

必須力戒酬酢，強迫自己坐在書桌旁邊，遠離沙發和彈簧床，不看電視。沙發和彈簧床都是很壞的發明，常使作家不能殺死時間而被時間殺死。

我向來不寫日記，老伴見我破例，覺得奇怪。但是她立刻轉了念頭，問：「你會在日記裡寫我嗎？」如果答案是「否」，她當然失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她又可能不放心，以「置若罔聞」了之。

今爲愚人節，未受愚，亦無對象可愚。

二一日（星期二，陰）

昨天是西洋的愚人節，允許說謊和惡作劇，報紙偶爾也會在這天發布捏造的新聞。但是現在已無人認爲它很有趣，看來這個節日是淘汰了。想起中國已沒有多少人記得有個寒食節，

甚麼樣的節日才會被人遺忘？這裡面有文章可做。

中國大陸的名作家李穎捷來訪，他生在瀋陽，長在天津，這兩處都是我舊遊之地，相見甚感親切。

我對瀋陽市主要的街道、建築物、名勝古蹟還有許多記憶，一一提出向他求証，解決了一些疑問，對我寫第三本回憶錄很有幫助。內戰後期，瀋陽未經過激烈的戰鬥就「解放」了，所以市貌還很完整，當時或有遺憾，現在覺得大可告慰。瀋陽對我的成長影響很大，我對它有感情，但是如何表現這種感情？我請李穎捷吃飯，他拒絕，一時令我茫然。

談起「東北有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我說東北氣候很冷，烏拉草的纖維可以保暖，是窮人的恩物，尊之為「寶」，是從人民大眾的角度考量，如今改成「人參貂皮鹿茸角」，清一色奢侈品，只有生財創匯的觀念了。客人聽了保持沉默，直到告辭未再發言，我希望約期再晤，他也「工作太忙沒有時間」。

我知道說錯了話，有些後悔，但也未料到客人如此敏感。看來跟大陸同胞交往不能率性而行，黑人民權領袖金恩有句話：「學習如何跟你的弟兄相處」，我需要學習。

二日（星期三，晴）

詩人向明自台北來紐約，探望在紐約大學進修的愛女董心如，今午由詩人彭邦楨主邀到蜀湘園餐敘，同席者大都是向明的老友，我則是他多年的讀者，萬里之外初遇，有「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的親切。

向明其詩可誦，其人可交，但不甚健談。我主動問及詩人余光中、管管、大荒、渡也等人近況，都聽到好消息。請他一談台灣文壇，他對作家「一窩蜂寫同性戀」表示反對，那些作品我們在《聯合文學》月刊上也讀到一些，並不知已成一時風潮。

話題轉到《聯合文學》和聯合副刊，兩大園地雖然都由詩人痲弦主領，但走向和風格大異，顯示聯合報系之開闢與痲弦之廓乎有容。

向明掌珠心如秀雅溫婉，傾聽每個人的高談闊論，未發一言，亦無倦容，中國青年受了美國教育以後，久矣無此一格，十之八九不能陪一群老頭子坐這麼久，坐久了又豈肯自廢發言權？向翁之家風遠矣！

邦老說話也很少，我稱道他是「一等」主人，客人健談的時候他木訥，客人木訥的時候他健談。但邦老也只做到前面一半，「兩全其美」者其惟痲弦乎！

蜀湘園在曼哈頓中城，路途遙遠，生意特別好，排隊候座甚久，這一餐午飯耗去半天的

時間。菜是出了名的好，真正去吃卻也平常，俗語云「人多無好菜」是也。中餐館大都犯兩個毛病，生意好自大自滿，生意壞自暴自棄，總之不肯敬業樂群，於是沿著「初弧、升弧、頂點、降弧、落點」一線發展。由此聯想到許多作家也是如此。

四日（星期四，晴）

俞敬群牧師邀在「畔溪」午餐，他說教會定今年為感恩年，向我徵求意見，我建議選擇若干資深教友定期輪流作「感恩見証」，他欣然同意，約我擔任其一。

我作見証，照例先把內容告訴牧師，請他聽聽是否合宜。我說基督徒一向只感謝神，不感謝人，以致有人說「不可以和信耶穌的人做朋友」。如果我作感恩見証，我要提倡「感謝神、也感謝人」。他微笑認可。

俞牧師喜愛寫作，我常邀他和文友餐敘，他照例要領導大家祈禱謝飯，座中常有無神論者或佛教徒，都以「倒胃口」形容之，即使是猶太教徒也很難認同這種做法。今天飯後也提出討論，商定「座中若多數人是基督徒才作飯前禱告，否則個人簡短默禱即可」，他無異議。

我和許多牧師有交往，惟有俞牧師的態度最開放。

晚間，女兒、兒子來陪我吃晚飯，到一家名叫「華西街」的小館吃台灣菜，華西街本是